

独山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独山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书号：黔刊字第 C-0170 号

承印：独山县印刷厂

开本：32 字数：10 万

印数：1000 工本费：4.50 元

以史为鉴
以史育人

吴军

一九九六年三月

县委书记吴军同志题词

忠实反映历史事件
公正评价历史人物

何士华
九二年一月

县人大主任何士华同志题词

益子今人
惠及后世

陸運軍

九六·三·十一

县长陆运军同志题词

堅持求實原則
搞好文史工作

孫人本

县政协主席孙人本同志题词

前 言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倡导和建立的，近期叶选平副主席在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座谈会开幕式上指出：要重视政协工作，重视统战工作，就必须重视做好文史资料工作。这对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们要发扬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突出统一战线特色的好传统，在中共独山县委的领导下，在各有关方面和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同心协力，开拓创新，为促进我县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推动两个文明的建设发挥一定的作用。

《独山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中，有当年浴血奋战的老领导、老干部提供的解放独山、接管独山政权以及解放初剿匪、土改等一组可贵资料；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和黔南事变五十一周年而撰写的亲历、亲见、亲闻的文章；有麻尾等四个乡镇的乡镇史；有曾对独山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介绍；还有几篇涉及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资料。

限于我们的水平，本辑中错误、漏落之处当属不少，还望读者鉴谅，并敬请各位当事者、知情者提出宝贵意见，惠赐稿件。

目 录

参加解放和接管独山县城的点滴回忆·····	冯耀宗(1)
忆参加接管工作二三事 ·····	田富军口述 刘文禾整理(3)
记首批到独山的二野军大同学·····	董 瑜(8)
解放初我在基长工作的一段经历 ·····	范崇伟(16)
难忘的岁月 ·····	钟玉桂(20)
从干校到土改 ·····	王维儒(29)
黔南事变概述 ·····	朱丽泉(43)
黔南事变在独山杂谈 ·····	王 霁(50)
难忘的一段经历 ·····	罗怀宽口述 刘文禾整理(55)
1944 年日寇陷独山时的回忆 ·····	李日升(59)
日寇侵占上道见闻·····	蒙善能(63)
我所知所见的日军暴行 ·····	袁朝阳(65)
黔桂边陲麻尾镇 ·····	王维儒(68)
三县通衢基长镇 ·····	朱 荃(79)
石牛古址麻万镇 ·····	刘文禾(94)
林茂粮丰上司镇·····	梁立基(110)

虽死犹生 精神永驻	王保成 王保防 王保发(119)
彭哲商、曹克勤二烈士	邹 莹(124)
在独山作出巨大成就的伟大科学家丁文江	王 约(127)
对独山地学作过研究的著名科学家	王 约(130)
一代名医邓照德	杨正灵(133)
对《南寨血案纪实》死难人员的补正	李仲权(135)

从两篇文献看影山文化的渊源和影响	徐惠文(138)
干旱对独山县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其对策	王邦华(144)
我的母校《联师》	李瀛祥(151)
和幼四十年	都瑞龄(156)
人杰地灵活独山	陆兆明 韦永红(161)

附:诗三首

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放歌	马光中(58)
黔南事变书怀	周锦江(67)
祝黔南人民抗日纪念碑揭幕	徐惠文(126)

参加解放和接管 独山县城的点滴回忆

冯 耀 宗

独山县城是 1949 年 11 月 20 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七军五十一师一五一团解放的。当时我在团部临时组织的征粮队任政委,随团部行动,参加解放和接管独山县城工作。

在奉命进军西南解放贵州中,我们团解放都匀后,接着又于 1949 年 11 月 19 日下午从都匀沿黔桂公路南下,连夜步行,进军独山。部队以二营作前卫,我们队随团部走在一营之后,向独山方向前进。当即将进入独山县境时,突然前面传来一阵枪声,部队稍停一下就通过,后来听说,是走在前面的二营五连对驻守阳公关附近的国民党地方武装“防剿队”发起突然袭击,守敌无力抵抗,弃械逃走。当部队前进到两路口时,又传来一阵枪炮声,听说五连正在歼灭附近的守敌,待将公路两侧的敌人扫清后,大部队经兔场、黄桥,直奔深河。到达深河桥时,前卫部队已为我们扫清了前进障碍,消灭了驻守深河桥南岸的国民党又一股“防剿队”,保证了团主力安全过桥。部队到达四方井时,独山县城已在眼前,全体指战员情绪顿时高涨,待团首长对攻城作了布署后,各营按指定的任务和进攻方向迅速展开战斗队形,向盘踞县城及其附近的国民党一百军五十六团残部发起猛烈攻击,敌军顷刻溃逃,20 日下午我军全部控制县城,独山县城就此宣告解放。

我们进入独山县城后,独山伪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旧职

人员早已跑得无影无踪，街上居民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也已下乡躲避，独山基本上是一座空城，经过宣传共产党为民求解放的政策，驳斥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以实际行动说明解放军是人民自己的子弟兵，解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工人、居民和其他人等才陆续返城。

解放独山县城后，团部根据战时需要，首先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县城实行军事管制，组织接管旧政权，负责接管公安、建设、文教卫生和财粮等方面的工作。军管会由团政治部主任陈播同志任主任，其成员均由部队人员组成。我被安排负责接管建设科的工作，据了解，这个科所管的范围包括工、建、交、农、林、水方面的工作。当时由于旧政府的人员都已跑光，重要的档案资料不是被带走，就是被烧光，我们一进县府，各个办公室被洗劫一空，桌柜东倒西歪，字纸、垃圾满地，我们把办公室打扫干净，把乱纸清理一下，开始工作，这就算是接管旧政府的工作了。其实经过各科清查，当时我们所接管到的粮食和物资非常之少，过两天就有三百多铁路工人返城，派人来向我联系要求解决粮食，虽然当时连部队的吃粮都成问题，但我们还是尽量设法为他们拨了一部份粮食，并请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工人同志们很受感动，时隔一天，就把生产恢复起来，群众听到火车叫声，纷纷回城。过四五天，县委刁震川政委、曹勤修县长带着五十多人来到独山，我们团就把独山的接管工作移交给他们，我也把建设科的工作移交给鲁西水同志，接着就随部队去解放平塘县城。

（作者原任县人大副主任、离休干部）

忆参加接管工作二三事

田富军口述 刘文禾整理

1949年4月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是年秋天,我军第二野战军奉令进军西南,建设边疆,蒋家王朝在西南的反动统治迅速土崩瓦解。

当部队进军到湖南湘潭时,根据开辟新区工作需要,二野五兵团从各部队抽调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我就在这里从十七军四十九师一四五团三营九连一排转业,同刁震川、王希贞等五十多名转业干部编在一个中队,随着战斗部队之后,边行军、边学做地方工作。进入贵州后,在干巴哨停下来学习三天,听候组织分配任务。待都匀解放后,便立即向都匀进发。到达都匀时,一五一团已于11月20日解放独山。我们就在都匀休息待命,11月24日上午接到地委指示,我们中队的五十多名转业干部同赣东北干校的十多名学员一起,迅速前往独山接管旧政权。于是,我们这六十多人就成了解放独山后的首批地方工作干部。

根据地委的这一指示,当天下午,我们这六十多人在刁震川、曹勤修两同志的率领下,兴高彩烈地前往独山。25日上午到达距离独山县城五公里的四方井时,有一五一团的首长和独山进步人士王大章先生等带着二三十人,打着腰鼓前来迎接,把我们一直接到县政府礼堂。当日召开欢迎大会,部队的许多同志都前来参加,大会开得非常热烈,会上宣告成立中

共独山县委和独山县人民政府，刁震川同志任县委书记，曹勤修同志任县长。军管会的领导、刁震川书记、曹勤修县长和万大章先生都在会上讲了话，记得曹县长简要地讲述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万先生讲话的中心内容是拥护新成立的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会后，除留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机关工作的同志外，其余的都安排到县医院休息待命。

待县委、县人民政府接管县城工作后，接着县委就分配我们分赴各区去接管区、乡政权。当时全县是六个区，我们中队是六个班，刚好一个班去一个区。我们第三班的七个同志分在一区，负责接管复兴镇、羊凤乡、尧梭乡和新民乡政权，侯礼昌同志任区委书记，袁明发同志任区长，胡兆令、李玉廷、赵银奎、田富军四同志任助理员，刘振山同志任通讯员。我们七人仍穿着军装，全副武装，于11月27日进驻复兴镇（现北集街居委会所在地），因为解放之前，城关地区没有设区，所以我们的接管工作，就从县城复兴镇入手。开始工作极为困难，复兴镇公所只有空房一座，原有的文件、财产已为国民党政府逃跑时洗劫一空。全城大街小巷都关门闭户，街上除部队同志外，老百姓行人寥寥无几，只有少数的老年人在行走，还有几个老太婆在卖糍粑。因为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许多商人、居民、工人、学生和职员都疏散到乡下去了，即使是留在城里守家的老人也都害怕接近我们。所以宣传动员群众回家，就成了我们当时的第一位工作。于是我们就分头同县人民政府和部队的同志一起，到街上去张贴人民政府布告和“约法八章”，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讲明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政府是为贫苦百姓办事的，用事实揭穿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动员疏散的群众返家，动员

旧职人员回家报到安置工作。经过宣传，群众纷纷回家，旧职人员也陆续返城报到，冷落的县城逐渐热闹起来，商店开门营业，工厂恢复生产，部分学校恢复上课，居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好转。

我们在接管旧政权时，当时由于干部少，力量不足，主要是找原来的乡、镇长接头，亲自到他们的家里去向他们宣传“约法八章”，交待团结、改造、留用的政策，希望他们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积极为人民工作，赶快向区人民政府报到。经过宣传政策，指明出路，不几天就有原复兴镇副镇长殷玉坤、羊凤乡乡长蒙永兰、尧梭乡乡长韦永卓、新民乡乡长蔡树仁前来区人民政府报到，经研究后仍安排他们回各自所在的乡、镇，在人民政府里任职，除殷玉坤任副镇长外，其余三人都任乡长，并交给他们负责完成预借公粮任务。他们回去后，表面上装着老实，把原来的乡干事、保长召集起来，请我们前去开会，宣传政策，布置任务。记得新民乡蔡树仁派人来请我们去开会时，侯礼昌政委带着我和胡兆令、刘振山前去鸡袍开会，因为旧政府的乡公所就设在他家，当我们走到望城坡时，遇到一五一团的一个连在那里警戒，说是伪保安团在新民那边准备投诚，恐怕出事，叫我们最好不要去，于是我们就原路返回。回到区里不久，蔡树仁就亲自来了，说是开会的人都到齐了，等候政委去开会，这样我们就跟他去到乡公所，果不其然，有好些人正在那里等着开会。这些人中，有穿呢军衣的，也有穿长袍短棉袄的，约一二十人，听说老的伪乡长胡荣高和保安团的团长也在里边，我们非常警惕，留侯政委进屋去向他们宣传“约法八章”，指明出路，其余三个同志在屋外守卫，以防不测。结果还是把会开好了，会后我们立即返回城里。

到尧梭乡去接头时，第一次有胡兆令、赵银奎和我去，到乡公所空无一人，也没有遇着群众。第二次是我一个人去，本来这次去的主要任务是去叫旧乡长韦永卓来报到的，在我到乡公所时，还是空无一人，我便把“约法八章”贴在学校门口，然后在附近走了一下，不一会就见一个十多岁的学生来看，我上前去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罗天华，我说韦永卓家距这里远不远？他说不远，我又说你帮我找他来好不好？他又回答说可以。待他把韦永卓叫来后，只见其人点头哈腰的应付着我，不用多说，定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旧乡长，在我向他讲明来意后，他说他立即去通知乡干事和保长来开会，这就把我难住了。同意开会吧，我当时才19岁，文化不高，懂得政策不多，怕把会开不好，误了大事；不同意开吧，人家又是这样热情地说了，不好推辞，于是就鼓起勇气答应。他把我引到他家里，派人前去通知乡干事和保长到他家来开会，不一会就来了二三十人，经他介绍后，我就向他们宣传“约法八章”，揭穿国民党胡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反动宣传，号召他们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回来为群众工作，积极完成预借公粮任务，这样既往不咎。会后吃罢晚饭，我立即赶回城里，走到三桥时，侯政委怕我出事，已带人来接，我便将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口头表扬，这是上级对我的一次锻炼和考验。

我们在接管旧政权的同时，在四个乡、镇全面开展了预借公粮工作，当时全区需完成18万斤公粮任务，由于我们人手实在太少，这项工作主要由接管后的乡、保、甲长去完成。那时出于解放军、人民政府力量的威慑，他们也不得不作了一些应付。羊风乡当时完成任务最好，仅一个星期时间，就送来了六万多斤公粮，还交来几十枝步枪、两门六〇炮和两箱炮弹。

尧梭乡完成任务最差,仅隔半月,乡长韦永卓就逃跑了。随后,新民乡的蔡树仁也提出不干。这时二野军大的学生已先到了独山,我们的干部力量得到了增强,县委就派董瑜同志任复兴镇镇长;李玉廷同志任尧梭乡乡长,张应中同志任副乡长;胡兆令同志任新民乡的乡长,薛云同志任副乡长;孙兴中同志任羊凤乡副乡长;区长袁明发同志调基长,李兴功同志接任区长。由于各乡、镇接管干部力量的增强,全区预借公粮工作仍继续进行。

1950年春节过后不久,在我军四兵团大部队过境之后,土匪蠢蠢欲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三四月,匪患由边远地区向城关地区蔓延,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敌对分子也在伺机捣乱,羊凤乡的蒙永兰投靠赵达芝匪首任匪区长,复兴镇的殷玉坤也在暗中参加土匪搞里应外合,三个乡大部份保长也加入了土匪暴乱,攻打我新民乡和羊凤乡人民政府,杀害我征粮干部,侯礼昌政委在羊凤大寨与土匪战斗中负伤,新民乡的副乡长胡兆令同志带着乡里的干部与土匪激战一夜也撤回区里。为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就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转入发动群众,组织民兵,配合人民解放军投入剿匪斗争,直至取得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

(田富军同志原任县五金公司经理、离休干部)

记首批到独山的二野军大同学

董 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是二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解放战争中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这所学校是在二野司令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创办的。刘伯承同志亲自兼任校长和政委，刘华清同志任校党委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徐立行同志任教育长。总校设在南京，金华、南昌和上饶设有分校。总校共有学生一万三千多名，大多是来自沪、苏、皖、浙、赣、豫、鄂等省市的青年学生，他们经过正规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都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一定的军事知识，为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千里征途到独山

1949年10月16日，以二野军大二总队一千余名学员组成的“军大二团”（即贵州支队，编入二野五兵团司令部直属建制），在团长兼政委李康夫的率领下，由南京光华门二总队所在地出发，一路经过徐州、郑州、武汉、长沙、湘潭、邵阳、芷江，从玉屏进入贵州。我们在数千里的进军中，既经历了火车闷罐车的考验，又经历了每人每天负重数十斤、步行几十里甚至百余里强行军的考验。翻越湖南的雪峰山后，顶风冒雨，踏着